

日本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去了日本皇宮。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日本國民，還有在日本的外國人，一年中有兩次機會走過二重橋走進皇宮，直接參賀天皇和皇后。除了天皇生日，還有每年的一月二日，是向天皇朝賀新年。

這兩天，天皇和皇后都會帶領皇太子夫婦等皇室主要成員，分幾次在新宮殿的走廊裡，隔著玻璃向前來祝賀的人們揮手，並發表簡短的賀詞。

二〇一七年的天皇生日，擁入皇宮的人數達到五萬二千餘人，比上一年增加了一萬多人。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前去參賀天皇？因為天皇即將退位。

至少在明治時代以來，日本沒有出現過天皇「生前退位」的事情。但是，當今的明仁天皇為何執意要「生前退位」呢？首先，天皇已經感到自己體力不支。我去國會採訪時，有機會從國會的正門進入議事堂，這棟建於大正時代的建築，從正門開始到天皇專用的休息室，共有幾十級台階，而且沒有電梯。每次國會開幕時，天皇都要蒞臨致辭，爬這些台階，對於一位八十四歲的老人來說，是一種折磨。其次，是皇位繼承的問題遇到了麻煩。天皇與皇后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大兒子德仁皇太子和雅子妃結婚後，只生了一個女兒。而小兒子秋筱宮文仁生了兩個女兒後，紀子妃以四十歲高齡又生了一個兒子悠仁。按照皇室典範，皇太子繼承皇位後，要立自己的子女為新皇太子。但是德仁皇太子只有女兒，沒有兒子。在皇位傳男不傳女的傳統中，整個皇室唯有德仁皇太子的侄子悠仁，才最有資格在將來繼承皇位。但是，一方面，悠仁還是一名十一歲的小學生；另一方面，立侄子做皇太子，德仁皇太子的女兒就沒有機會成為英國女王式的人物。為避免在自己離世後出現骨肉相爭，明仁天皇用這種提前讓位的方式來規劃皇位傳承的新秩序，以維持皇室香火傳承。

因此，對於許許多多日本人來說，日本開始進入了一個改朝換代的時期。明仁天皇

將在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退位，而第一百二十六代日本天皇將在五月一日登基即位。

明仁天皇是在一九八九年即位，年號「平成」，因此，一九九〇年代出生的人，日本都稱之為「平成一代」，而不是「九〇後」。平成一代的人，最年長的已近三十歲，對於他們來說，「平成年代」是一個不幸的年代。一九九〇年，日本持續了二十多年高速發展的經濟，由於泡沫巨大而崩潰，日本社會一下子從欣欣向榮的時代跌入危機四伏的時代。數著小錢過日子的「平成一代」，與買房買車過上中產生活的中國「九〇後」一代，正好形成了一個天大的反差。

失業人口增多，工作難以帶給人們安全感，男人將情緒帶到婚姻生活中，致使無性婚姻在日本家庭中比重增大，一部分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慰藉的女性開始走向社會，使得「平成時代」的日本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少子化」問題。而日本人的平均壽命，由於全民定期體檢制度的建立與醫學技術的進步，連續多年創下了世界最高紀錄。老年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越來越少，日本舉國上下開始擔憂未來。

經過二十多年的超低空飛行，日本人開始渴望崛起。尤其是在鄰居中國日益強大的背景下，當慣了「亞洲第一強國」的日本，開始產生極大的危機感。「日本復活」的突破

口在哪裡？日本人很迷茫，這種迷茫導致日本政治陷入長時期的混亂，而經濟也一直未能找到振興的起爆劑，國家財政每年靠發行國債度日。安倍晉三的出現，令日本國民產生了一種希望。他們渴望安定、渴望強大、渴望富裕，於是安倍首相給了大家一貼安魂藥。在過去五年的執政中，安倍做了兩件事：一件是讓日元貶值，貶值的結果使得日本「兩頭在外」的眾多大企業均出現了扭虧為盈，日子開始紅火。雖然員工的薪水沒增加多少，但是已經很少聽到有企業因發不出工資倒閉的消息，東京股市日經指數在五年中從八千點猛漲到二萬三千點，創下了泡沫經濟崩潰以來二十五年間的最高值。

另一件事，是擴充軍備，謀劃修憲。安倍與他的支持者們一直對於戰後制定的憲法耿耿於懷，認為是當年的美國佔領軍強加給日本的一部屈辱的憲法。尤其是「專守防衛」的原則，令二十五萬人的日本自衛隊變成了一支名不正言不順的「武警」，難以成為標準的國家軍隊。在美國的默認下，安倍政權目前依靠「中國威脅論」和「朝鮮威脅論」，不僅實現了防衛經費的年年遞增，創下了戰後最高的預算紀錄，而且憑藉在國會中佔據多數議席的優勢，輕而易舉地突破了「專守防衛」的原則，未經國會審議批准，直接以「內閣決定」的方式，購買射程一千公里以上的中程巡航導彈，打造航空母艦，建設可以

轉戰地球背面的強大的軍隊。

而這種超乎常規，甚至有違憲之嫌的做法，卻沒有一種政治與社會力量予以阻擋，更多的，是得到了一些渴望國家強大的國民的支持，甚至有許多人支持安倍對憲法進行修改，讓自衛隊成為一支「合憲」的國防軍，讓日本成為走出戰敗陰影，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這就是當今日本這個國家的現實。

在二〇一七年即將結束的那兩週，我應邀在日中關係學會、日本科學者聯盟等機構連續做了四場講演，講甚麼內容呢？講中共十九大與「一帶一路」倡議。日本企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密集關注過中國新政治體制的願景和「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是甚麼？中國目的何在？AIIB 銀行是不是中國的銀行？參加「一帶一路」對日本有甚麼好處？日本企業該如何參與「一帶一路」倡議？與會的日本企業家和學者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反映出日本社會對於參與中國提倡的這一戰略構想的濃厚興趣。

為甚麼日本經濟界對於「一帶一路」開始產生參與的興趣？主要原因在於，日本產業開始進入一個調整期，傳統的家電等製造產業被全部拋棄，而高智能化的 ICT 等新產

業還處於孕育期，日本經濟再出現爆發式成長，至少還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而中國製造業雖然還處於一個徘徊期，但是互聯網經濟成為新經濟新產業的支撐點。「一帶一路」倡議到底能夠給日本帶來甚麼機遇？日本產業如何進行預期性配套？如何避免與中國的無序競爭，尋求在第三方市場的良性合作？這是日本政府和企業關注「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焦點。有了這一核心焦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日關係近年將會出現相向而行的重大轉機。

在此背景下，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進一步了解日本，獲知他們的所思所想，甚至行事習慣與規則，對於如何與日本人打好交道，自然是十分重要的。繼《靜觀日本》《日本人的活法》之後，我推出第三本介紹日本的書《日本人的做法》，期望通過一些具體的事例，提供給大家一種別樣的了解日本的渠道。並非學術之作，能成為大家靜閒之時的消遣讀物，將不勝感激。

徐靜波

二〇一八年元月於東京赤坂



目 録

政治的事

- 田中角榮訪華時為何擔憂遭暗殺 014
- 東京都前知事為何住地下室吃方便麵度日 021
- 怎樣才能當上日本首相 026
- 日本人如何當官 033
- 在日本當政治家的一條鐵規則 040
- 市長酒店召妓該如何處理 044
- 東京都政府對公務員的八項規定 051
- 日本大地震災後重建為何這麼慢 058
- 日本社會如何看待「阿帕酒店問題」 065
- 安倍為何要畫餅讓普京充飢 072
- 叫日本道歉為何這麼難 078
- 一位訪問中國六百次的日本老爺爺 086
- 滯留中國七十多年的日本女人水崎秀子 092

關乎經濟

日本為啥規定星期五下午三時下班	100
我們該如何看待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106
日本買房的人為何越來越少	112
去日本投資買房有甚麼秘訣	118
神戶製鋼的造假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125
日本如何將東京灣建成世界最成功灣區	131
日本人為何將職業道德看得比命還重	140
日本 GPS 精準到六厘米能幹啥	146
日本企業為何不願意賣給中國人	150
去日本投資移民為何不靠譜	159
日本企業為何不要銀行貸款	165
日本家電產業為何全面退市	171
日本哪幾款電單車被愛車族追捧	180

社會有話

- | | |
|------------------|-----|
| 東京人和大阪人有啥不一樣 | 188 |
| 日本老人退休後為何忙於創業 | 195 |
| 日本人一年的獎金有多少 | 202 |
| 日本的情人旅館為何紛紛倒閉 | 208 |
| 日本哪裡的女人最厲害 | 216 |
| 「天婦羅之神」的匠心廚藝 | 222 |
| 日本女人為何拋棄「く | 228 |
| 日本女星為何愛奉子成婚 | 234 |
| 日本女人生孩子能得到多少政府補貼 | 240 |
| 甚麼東西最能體現日本男人的臉面 | 248 |
| 日本人長壽的秘密 | 252 |
| 日本人為甚麼不喜歡分家產 | 260 |
| 日本人到底如何扔垃圾 | 267 |
| 先輩照顧後輩，為何會成為一種義務 | 275 |

微觀文化

- 京都藝伎使用甚麼樣的名片 280
- 男子演唱組 SMAP 為何不歡而散 287
- 日本的筷子頭為啥是尖的 294
- 銀座，以前是幹甚麼的 300
- 日本為何還堅持使用漢字 307
- 日本人為何第一杯都喝啤酒 312
- 在日本機場丟了東西如何找回來 318
- 日本最值得一看的櫻花聖地 324
- 「漢方藥」（中藥）為何會風靡日本 330
- 去日本自助遊必須知道的幾大法寶 335
- 後記 日本做對了甚麼 341

政治的事



田中角榮訪華時為何擔憂遭暗殺

北京人民大會堂我進過上百次，坐下來吃飯，還是頭一回。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晚，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中日友好協會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紀念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招待會。這是相隔十年，在人民大會堂再次舉行這一紀念活動，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對於進一步改善與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視。

我有幸獲邀，並因此見到了長期以來為中日友好奔走的兩國前輩。

在這次招待會上，有兩位特殊的嘉賓成了焦點人物。一位是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大姐，另一位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女兒田中真紀子女士。四十五年前，田中角榮訪華，與周總理簽

署了《中日聯合聲明》，正式宣告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兩位偉人已故，他們的後人，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和親近。

主辦方特別安排了一個內容，請周秉德和田中真紀子發言，回憶她們所知的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的故事。

在周秉德發言之後，田中真紀子拿了一大疊資料走上講壇。她告訴大家，今天來到人民大會堂，不是自己一個人來的，而是帶了爸爸媽媽的魂一起走進這棟當年父親與周總理舉行會談的大會堂。她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手上戴的一塊舊式的手錶，這塊手錶是父親當年訪問北京時戴的錶。她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穿的這套衣服，告訴大家這是用母親生前最喜歡穿的一件和服改製的，還特別繡了花邊。

田中真紀子的這番表述，令金色大廳的氣氛驟然有了一份歷史沉重感。而田中真紀子回憶父親出發前來中國的幾個細節，令人動容。

田中角榮出身於日本東北地區的稻米產區新潟縣的貧寒農家，最初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學畢

業。一九三四年，十六歲的田中角榮孤身一人來到東京謀生，先後當過建築公司學徒、貿易商行卸貨送貨員和《保險評論》雜誌實習記者。這期間，他白天上班，晚上到私立中央工學校學習，憑著堅韌的毅力，拿到了該校土木科畢業文憑。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田中被徵入伍，並被派到中國的東北（當時的滿洲）當了騎兵。不久，他得了肺炎，被送回日本治療，次年退伍。田中真紀子因此在招待會上說，父親最感到欣慰的是「沒有殺過一個中國人」。

田中角榮退伍後，在東京的飯田橋成立了一家建築公司，憑藉他自己的努力，公司越做越大，他因此也與日本政界有了交往。一九四七年，田中角榮競選眾議院議員並一舉當選。此後當過自民黨幹事長、郵政大臣、大藏大臣、通商產業大臣，並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當選為第六十四任日本首相。

周秉德在致辭時，說了一句話：田中角榮先生為了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得很不容易。他擔任首相才八十四天，就衝破重重阻力，踏上了北京之路。

那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田中真紀子是田中角榮唯一的女兒，而且在美國留過學，擔任過日本外務大臣。

田中真紀子在致辭時說：「爸爸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真紀子，爸爸走到哪裡，就要把你

帶到哪裡，讓你看夠世界。』」爸爸說到做到，無論是做大臣還是任首相，出國訪問時都帶著女兒。但是，當田中角榮決定訪問中國時，找真紀子談了一次話，告訴她：「爸爸這次決定不帶你去北京了，因為爸爸這次感覺到有危險，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真紀子說，當時日本國內反對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聲浪很高，尤其是右翼勢力十分猖獗，幾次對田中角榮進行人身威脅。而日本當時對於「紅色中國」知之甚少，加上「文化大革命」的陰影，對於安全問題也頗有幾分擔憂。

在出發去北京的早晨，從家門口到羽田機場的目白大道上，右翼的宣傳車堵住了路，各媒體的採訪直升機在他家的屋頂上盤旋。「臨上車前，爸爸特地抱了抱我的兒子，對孩子說，外公要去北京辦一件大事。孩子當時才兩歲，問外公，北京在哪裡？爸爸指一指天空，說在天空的那一邊。爸爸最後對孩子說，希望外公能平安回來再抱你玩。說完，爸爸就上車走了。」

真紀子沒有隨父親去北京，但是被NHK電視台請到了演播廳做嘉賓。對於田中角榮的這次訪華，NHK做了現場直播。「真的，我一直提心吊膽，不知道中國會怎樣對待爸爸。但是當專機抵達北京機場，爸爸走下舷梯時，我看到電視直播畫面，周恩來總理伸出了手，一個特寫鏡頭，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那一刻，機場奏起了中國國歌，我流了眼淚。」真紀子說，爸爸

的秘書不斷地給家裡打電話
報告訪問情況，得知周恩來
總理為了適應爸爸的作息時
間，特意改變了晚上工作上
午睡覺的習慣，配合爸爸早
起的習慣，而且還事先了解
爸爸的生活習慣、安排愛吃
的東西，我徹底放心了。

周秉德大姐又補充了一
個細節。田中角榮抵達北京
後，被安排入住在釣魚台的
第十八號樓。一天，周總理
到十八號樓看望田中角榮，
看到周總理因左臂受傷穿風



衣不便，於是拿起風衣給周總理穿上，周總理感到很不好意思說：「您是客人啊，怎麼可以麻煩您呢。」田中角榮說：「您安排我入住十八號樓，我就是這裡的主人，請讓我能為您服務。」周秉德大姐說：「在正式的場合，雙方彼此有爭論，但是兩位領導人有很多令人感動的交往，最終克服了種種障礙，達成了《中日聯合聲明》。」

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一度陷入困難境地，尤其是在對於侵華歷史的表述問題上，田中角榮使用「添了麻煩」這樣輕描淡寫的說法，遭到了周恩來總理的嚴厲批評。周總理嚴肅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您只說『添麻煩』就了事了？用『添麻煩』一詞作為對過去的道歉，中國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雙方意見對立，談判陷入僵局。「當時有人想放棄，跟我爸爸說，談不下來了，我們回國吧，等下次再談，」田中真紀子回憶說，「但爸爸喝了不少中國白酒，說睡一覺，第二天醒來一定會有智慧。」結果，經過雙方的真誠努力，《中日聯合聲明》中最後在歷史問題上是這樣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田中真紀子最後說，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政府第一個作出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的承諾，這一承諾，為以後中國與他國樹立外交關係提供了一個範

例。但是她強調說，最令爸爸感動的是周恩來總理宣佈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是很了不起的事，當時爸爸聽了周總理的話，對周總理產生了敬仰。後來兩人同坐一架專機飛往上海訪問。」田中真紀子說。

九月三十日，結束中國的訪問之後，田中角榮返回東京。家裡做了田中喜歡吃的飯菜等著他，但是就是遲遲沒有看到他回來。直到深夜，秘書打來電話，告知田中角榮被自民黨國會議員們劫持到了自民黨總部，要他說清楚在北京的一切，並認為他與中國恢復邦交正常化，是一個賣國賊，要求他切腹自殺。

後來，田中角榮回到家裡，對女兒說的第一句話是：「這次我做了一件很後悔的事，應該帶你去中國。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中國領袖們的人格魅力太令人驚歎了。」

田中角榮還留給女兒一句話：「現在大家不理解，但是再過五十年，再過一百年，大家一定會覺得中日友好是大幸，會認為我的決斷是正確的。」

東京都前知事為何住地下室吃方便麵度日

東京都知事的官有多大？第一，他是日本首都的最高行政長官；第二，他指揮著四萬東京警視廳警察部隊；第三，他手中的GDP佔據了日本全國的三分之一。所以，有人說，東京都知事就是日本半個首相。

東京都知事は競選的，不是任命的。石原慎太郎的嘴是比較臭，但是政治手腕還是不錯，自從當上東京都知事後，一當就當了四屆，前後十三年，如果不是他野心勃勃想在晚年最後一搏問鼎日本首相寶座的話，石原說不定現在還是東京都知事。

石原在二〇一二年提前辭職，他扶植了自己的副手——東京都副知事豬瀨直樹參加競選，

並順利成為他的接班人。豬瀨是作家出身，他在任期間做得最輝煌的一件事，是贏得了東京都二〇二〇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但是，因為從有利益關係的醫療團體德州會「借了」五千萬日元（約三百萬元人民幣）涉嫌受賄，結果在輿論的猛烈追擊下，豬瀨被迫辭職，而辭職之前，他的夫人剛剛病逝。雖然檢察院最終沒有起訴他，但是他名聲掃地，難以東山再起。

誰來接替東京都知事這個香噴噴的職位？已是日本首相的安倍，特別扶助了厚生省前勞動大臣舩添要一參加競選。

安倍首相為何會選擇舩添要一競選東京都知事？因為舩添要一是個不平凡的人，他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並娶了東大第一美女片山皋月為妻（最終沒完全搞定，中途離婚）。先後在巴黎大學和日內瓦大學做研究員。回國後出任東京大學副教授，經常在電視上擔任政治與經濟評論員，精通六國語言，在日本社會的知名度極高。為了照顧患癡呆症的母親，他放棄升任東京大學教授的機會，趕回老家服侍母親長達三年之久，直到母親去世，被譽為「平成大孝子」。

一九九九年，舩添要一首次參加東京都知事競選，結果敗在石原慎太郎手下。二〇〇一年，他當選為參議院議員，先後擔任過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長、厚生勞動大臣，二〇一〇年，組建改革新黨，並當選為黨主席。二〇一四年二月，在安倍首相和執政的自民黨的支持下，舩添要一一

舉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實現了自己的夢想。

成為日本首都的最高行政首長後，舛添要一第一次出訪海外，就去了中國北京，修復因石原慎太郎反中情緒下中斷的兩市友好姐妹關係。

當了東京都知事後，舛添要一的感覺完全變了。他去海外訪問，往往要住五星級超豪華酒店，飛機必坐頭等艙，因此上任不到一年，被批浪費東京都民稅金。同時他被發現以開會的名義帶家屬入住酒店，使用公務車往返自己的別墅，被批公私不分。

就這麼一點點事，本來是釀不成辭職風波，但這個書生是腦子搭錯，凡事都與自己的顧問律師協商，幾乎都是按照顧問律師提供的建議在記者會上辯解。結果，記者感覺其缺乏誠意，民眾感覺受到欺騙。

一個政治家或官員，一旦被媒體盯上，後果往往是很糟糕的。舛添要一平時也不跟各大媒體的編輯局長或論說委員長們套點近乎。因此，這些細碎的醜聞被《週刊》雜誌曝光後，開始時舛添要一根本不在意，因為他覺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來進行辯解，比如為了維護日本國首都最高行政長官和東京都政府的聲譽，知事坐飛機必須坐頭等艙。而在五星級酒店裡入住豪華套間，是為了便於會見相關國家的政要人物。

但是不管你有千萬條理由，老百姓的說法只有一條：你對我們繳納的稅金太大手大腳了！

舛添要一遭到媒體的圍攻。二〇一六年六月，在輿論的猛烈批判下，舛添要一被迫辭職。此後，消失在公眾的視野裡。

在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播放的TBS電視台節目中，舛添要一消失後首次露面，被問到「這一年你都去哪裡了？」他坦承自己是借了一間地下室作為自己的辦公室，整天埋頭看書，不願意與外界接觸。由於找合適的工作比較困難，每個月的收入只有所屬經紀公司支付給他的十一萬日元（大約七千元人民幣），而這筆錢，他需要負擔包括妻子和兩個年幼孩子在內的一家人的生活，因此不得不每月從銀行的存款中提取部分錢以充當自己的生活費，眼看著存款的數字一天天減少，他開始內心發慌。所以，為了節約開支，每天中午他就在地下室裡吃一百日元（約六點五元人民幣）的方便麵充飢，另外在自己家裡種些蔬菜。

舛添要一表示，為了能夠讓孩子好好上學，自己必須重新工作，希望能夠重拾舊業，擔當電視節目嘉賓，以賺取生活費用養家糊口。

日本對於官員的監督，最主要的就是仰仗於輿論，使得官員的一切都暴露在陽光底下。官員一旦有私心雜念，便會斷送自己的前程。日本社會民眾對於吃稅金的人，不管其地位多高，一律

是「零容忍」！昔日權傾一時的東京都知事，就因為一些面子和蠅頭小利，失去了本該輝煌的人生。舛添要一的一聲歎息，對於他人來說，都是一聲警鐘！





怎樣才能當上日本首相

日本有一位專門負責二〇一一年東北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復興大臣」，名叫今村雅弘，今年七十歲。前幾天，他在會見記者時說了一句話，稱「幸虧這次地震發生在東北地區」，並稱災民在遭受核輻射的背景下背井離鄉躲走他處與政府沒有太大的關係，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決定。

這一言論激起了東北地區災民極大的憤慨，也遭到了輿論和在野黨的追究。死扛了近一個月，今村在執政的自民黨的酒會上，終於宣佈引咎辭職。

有人說：「當官當到大臣的位子，實在不易，就因為一句話丟了帽子，實在可惜。」但是，日本內閣府的幹部們不這麼想，他們認為，誰來當大臣都是一樣，因為大臣（政府部長）在日本

的國家管理體制中，永遠只是一個「流水的兵」。

為甚麼這麼說？因為日本社會有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僚集體，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務員，他們才是國家管理體制中的「基石」。也就是說，日本國家的管理體制，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雷打不動的官僚隊伍，另一部分是今天上台也許明天就可能下台的政治家隊伍，就像今村先生。

日本的公務員分為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員，國家公務員只服務於中央機關，而地方公務員只能在各地方政府機關工作。兩者之間的錄用考核標準和工資標準也有差別，地方公務員不能被直接提拔成國家公務員。而國家公務員努力幾十年，最高能夠當的官，也只是一個中央部委的常務副部長，日本叫「事務次官」，想當部長是不可能的，因為部長和部長以上的官，都是由政治家，也就是國會議員們來當的，或者是首相聘請的非官僚的民間人士來當的。

今村就是一名政治家，他畢業於東京大學，原來是鐵路公司的一名幹部。一九九六年通過競選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苦熬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在二〇一六年八月的安倍內閣改造中當選為大臣，負責東北地區的災後重建，但是僅僅當了幾個月，就得灰溜溜離開內閣府的大臣辦公室。

在日本，官僚與政治家的分工是，政治家制定政策，官僚實行政策。打一個比喻，就是政治

家是管腦袋的，而官僚是管四肢的。兩者協調得好，那就是一個頭腦發達、四肢靈活的健康身體。如果有一天，腦子出了問題或者四肢不靈的話，那麼整個身體就需要動手術，就需要社會革命。

官僚是從大學畢業生中直接考試招收的，無論首相換成誰，政府換成哪一個政黨，對他們來說都不會有甚麼大的影響，因為官僚集團只是為國家服務、為國民服務，不是為了某一個政府或者政黨服務。也就是說，官僚集團是屬於國家的，而政治家是屬於政府的。

那麼，能夠被日本社會稱為「政治家」的人，都是些甚麼人呢？都是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分成眾議院議員和參議院議員。眾議院議員相當於我們中國的人大代表，參議院議員相當於政協委員。但是有一點不同的是，中國的政協委員是實行聘任制或者邀請擔任制，而日本的參議院議員是實現全國普選制，他必須要經過競選才能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一百五十年前，日本實行了明治維新，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全面引進了西方的政治與社會等制度。英國的議會制度也是在那個時候引進日本的，建立了在維護天皇權威之下的民主憲政體制。當時的日本，眾議院是選舉產生，但是貴族院是邀請制。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聯合國軍解散了日本貴族院，廢除了貴族階層，於是，貴族院改成了參議院。

日本目前的眾議院議員有四百七十五名，參議院議員有二百四十二名。這些議員統稱國會議員。那麼，這些國會議員是怎麼當選的？日本的每一位國會議員都是通過你死我活般的競選才能當選。

日本有一點三億人口，雖然與中國相比它是一個小國家，但是，按照人口比例來算的話，它還是排名世界第十位的人口大國，僅僅比俄羅斯少了二千萬人。

通常，日本是按照十萬人劃為一個選區，也有一些偏僻地方是三萬人劃為一個選區。一個選區中產生一名眾議員議員或者一名參議院議員，同時再產生一名政黨代表議員。因此，在一個選區內，最多也只有三名國會議員。而通常只有二名。

日本的國會議員是硬碰硬，由選區內年滿十八歲的有選舉權的居民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一票一票選舉出來的。以得票最高的人當選。

為了競選國會議員，各個政黨都會推舉出自己的候選人，按照憲法規定，年滿二十五歲的國民都可以自由地參加競選。因此，為了爭奪一個議員名額，往往有十幾個候選人參加競選，包括政黨推舉的候選人和沒有政黨支持自己想競選的普通老百姓。

競選不是一件輕鬆的活兒，為了讓十萬選民都能夠認識你，記住你的名字和競選綱領，然後

投票給你，你必須要走遍選區的各個角落，無論是農村還是高山部落，你必須在選舉開始前一個月到這些地方都要走一遍，呼籲當地的選民投自己一票。所以，在選舉期間，競選者真的會喉嚨喊得沙啞、手握得抽筋、兩腿沉重得邁不開步子。但是不管怎樣，你必須要這麼做，否則你當不上國會議員。

有許多人是花了很多錢，累得死去活來，最後也未能當選為國會議員，所以，日本的一位銀行家曾經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日本的政治家是最沒有金融信譽的，他都不如一名小學教師。因為小學教師每個月都有工資收入，而政治家的話，今天當選為國會議員，他有工資收入；一旦他落選了，他就沒有了收入。所以，銀行一般是不接受政治家做擔保人的，除非他有許多財產。

成為國會議員是當選首相的先決條件，因為日本的首相不是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的，而是由國會議員投票選舉產生的。那麼，如何控制這些國會議員來推舉自己成為日本首相，這就需要控制政黨。

日本目前有大大小小十幾個政黨，最大的政黨是自民黨。每個政黨都有一個基本的規定，就是黨的主席可以成為首相的候選人。因此，要控制國會，就必須先要在國會中佔據更多的席位。而席位的獲得，就是靠一個選區一個選區的努力競選。只要有一個政黨在眾議院獲得超過半數的

席位，那麼，這個政黨的主席就可以當選首相，因為日本國會法有兩條最基本的規定，一是當選首相必須獲得超過半數以上的議員贊同，二是眾議院通過當選的首相，如果在參議院遭到否決，則以眾議院的投票結果為準。這也就意味著，控制了眾議院超過半數的議席，就等於控制了政權。

像安倍首相，他領導的自民黨在二〇一二年的大選中擊敗了當時執政的民主黨，一舉奪取了政權。他就是因為自己是自民黨的主席，同時自民黨在眾議院大選中獲得了超過半數的議席。

那麼安倍為甚麼這次當首相可以當這麼長時間，一當已經當了近五年，據說還想再當五年。就是因為他領導的自民黨獲得了國會大多數人的支持，在眾議院聯合公明黨，已經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在參議院也超過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議席，無論在野黨在國會內如何折騰反對，都無法撼動安倍政權，也使得自民黨想在國會通過的法案，可以不用顧及在野黨們的感受和意見，都可以憑藉自己在國會中的大多數勢力，強行予以通過。

當然，安倍當首相的前提，首先必須要當上自民黨的主席。這個主席也是在黨內競選上崗的。自民黨內有許多派別，他必須遊說多數派別來支持他，才有可能獲得大多數黨員議員的支持，當選為黨的主席。

所以，要在日本當首相，必須要成為一個有力量的政黨的黨員，然後通過競選去當上國會議

員，然後再成為黨內大佬，最後才有機會成為首相。

名義上來說，日本這個國家是由一群政治家在領導，因為首相和內閣成員都是由政治家組成，而非官僚參與。但是，這群政治家畢竟是一個少數的精英集團，他只能出主意出政策，具體實施還是需要官僚集團來實施。因此，政治家與官僚集團的良性互動，是保證日本這個國家穩定發展的根本。



日本人如何當官



在日本，國民有兩個基本的概念，一個是「國家是永恆的，政府是短暫的」。另一個是「官僚是永恆的，政治家是流水的」。這兩個概念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國家是全體國民共同擁有的家園，而政府只是管理這個家園的一個機構。管得好，國民選你繼續管；管得不好，國民選別的人來管。打個不十分恰當的比喻，就好像是一個小區，房子都是大家自己的，但是物業公司是聘請的。物業公司把小區管得好的話，業主們繼續委託你管理。管得不好，那就要換管理公司。日本戰後出現過幾家這樣的「物業管理公司」，比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社會黨政權、二〇〇九年的民主黨政權，還有執政時間最長的自民黨政權，不過大家看來看去，最後還是覺

得自民黨這家「物業管理公司」比較靠譜，所以，日本戰後半個多世紀，老百姓大多時間是選擇自民黨來管理國家，這個自民黨，就是現在安倍首相領導的執政黨。

那為甚麼說官僚是永恆的官，而政治家是流水的兵呢？這裡面就牽涉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日本這個國家，到底誰是真正的管理者？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實際管理這個國家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官僚。

在日本，官僚是一個特殊的階層，它是國家的管理團隊，但是又不屬於某個政府某個政黨。它執行政府的指令，但是只對自己的工作負責，不對特定的政府負責。我們說官僚是永恆的官，是因為官僚永遠只是官僚，它再努力也當不了政治家。比如在我們中國人的印象當中，一個年輕人從大學畢業進入政府機關當幹部，也許他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之後，他可以當省長、當部長、當總理甚至當國家主席，但是在日本，一名機關幹部再努力，他最高也只能當到一個中央部委的常務副部長，日本叫事務次官，連部長都當不上。為甚麼連部長都不能當呢？因為部長和部長以上的官，是由政治家，也就是由國民投票選舉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們來當的，或者是首相聘請的非官僚的民間人士來當的。

於是日本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政治局面，部長可以不懂專業，但是照樣可以當好部長。比如日本現任的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她既沒有摸過槍，也沒有當過兵，連戰鬥機和導彈都沒有見過，只

是一名律師出身的女國會議員，但是她現在領導和指揮著二十五萬人的日本海陸空自衛隊。許多人懷疑，一旦打起仗來，她懂指揮嗎？顯然，稻田朋美是不懂的。但是除了她，日本防衛省的所有人都是懂的，因為這些人都是官僚，一輩子就幹著指揮軍隊的活。稻田朋美的工作只是傳達好首相和內閣的指示，然後以防衛大臣的名義簽名蓋印發佈命令就行。具體的工作，都由這些官僚們按照原先制定好的預案和幾十年的實際經驗去落實執行。

所以，在過去十幾年，日本是一年換一個首相，部長更是三天兩頭換，最頻繁時，防衛大臣是三個月換一個。但是，即使換了這麼多的官，日本這個國家沒有亂，政府工作也沒有停滯不前，整個社會還是按部就班地運轉，為甚麼呢？因為實際管理國家的官僚部隊沒有更換，他們依然是按照國家法律規定的程序在管理這個國家。

在日本，甚麼樣的人才能成為官僚？前提必須是極其優秀的人才。

官僚，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務員，日本的公務員分為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員，國家公務員只服務於中央機關，而地方公務員只能在各地地方政府機關工作。兩者之間的錄用考核標準和工資標準也有差別，地方公務員是不能直接提拔成為國家公務員，打個比方說，浙江省國土廳廳長是不能提拔到國家國土部去當司局長或者副部長的，因為你是地方公務員，不是國家公務員，